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七

議論六

賈山至言

本傳山穎川人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
宜給事穎陰侯為騎孝文時言治亂之
道名曰至言其辭云云○通鑑載於孝文二年按
漢自高帝以來未有以書疏言事者山實始之豈
非文帝開廣
言路之故與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

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

加意焉

揚文靖公曰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
為諭盛言其侈靡貪殘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
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舜備以丹
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為過也

夫布衣韋帶之士脩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

南陵徐乃昌
校勘經籍記

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師古曰數發也任罷謂役事也罷讀曰

疲任疲言疲以役使也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

視傾耳而聽師古曰戴目者言常遠視有異志也傾耳而聽言樂禍亂也一夫大譁

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

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

數十仞師古曰始皇作此殿未有名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東西五里南北千

步從車羅騎四馬騫馳旌旗不撓為宮室之麗至於此

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

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

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帷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

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

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二泉合采金石冶銅錮

其內悉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

林為葬狸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

託葬焉師古曰顆謂土塊蓬顆言塊上生蓬蓬者耳率此以對冢上山林故言蓬顆蔽冢也顆音口果反

秦以能熊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

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

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

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

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

江臯河瀨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
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
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
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耒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
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
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
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
迺况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平寢之以威壓之以
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貴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
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

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類比方事

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類而諫也

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

養三老於大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師古曰餽字餽

酌者少少飲酒謂食已而蕩口也酌音胤祝饒在前祝鯁在後師古曰饒古

下也以老人好體鯁故為備祝以祝之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

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

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

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廢也商人無人誹謗已

而敗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
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
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
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
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師古曰適快也昔者周蓋千八
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
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
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
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六獵之娛天下弗
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王罪而死

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
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

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

鑄鐘虞師古曰縣稱也石百二十斤稱銅鐵之斤石以

飾為此獸飾士築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

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繫世廣德

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

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至萬則世世不相

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

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

纒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王養老之義。王輔弼之臣。王進諫之士。山指秦之失專歸。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設。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工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

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佳甲哭之。臨其小斂。大斂

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經。

師古曰。已棺謂尸大斂也。塗謂塗殯也。錫衰十

五升布無事其繡者也。

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

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

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
之馳射獵一日再三出山規文帝之過專在於此然
取具將不肯從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
主殿馳射獵矣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
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
諸死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
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
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入憐
其二鬢賜之中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
賜之太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善是以元年膏雨降五

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
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
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廢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
酒更母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立就名聞方昭四
方鄉風今從豪傑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
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自此而下盡願少衰射獵以
發規諫本意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大學脩先王之道此欲文帝行養
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此語非所
古者大臣不媒故君子不常見其齋嚴之色肅敬之容

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脩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脩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祭日減矣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愆之按此天下名言也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深染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上嘉納其言按山此書專規帝與近臣射獵而已向至借秦爲諭蓋秦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故窮奢極欲陷於危亡而不自知文帝雖未至是然不與近臣圖議政事而與之殿射獵則後幸進而後欲滋其蹈秦之失有不難者此忠臣防微之論然其未復開宴游一路非所謂陳善閉耶也其不得爲醇儒以是哉

賈誼陳政事疏

本傳誼爲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

整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旣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延拜誼爲渠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奴疆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開諸侯王爵擬古制淮南濟北正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匡建其大畧曰云云○通鑑載之孝文六年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

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晉灼曰搶音倉搶攘亂兒非甚有紀

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執數之於前因陳治安

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按文帝恭儉之

君然不能不耽於射獵故賈山言之誼亦言之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之鍾鼓

之樂勿為可也樂與合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

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

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

為明神按法去古未遠故人臣言事無所忌諱如此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

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

漢二極同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

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

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

業而安此亦人臣所難言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

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

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

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不以易此夫樹國固

必相疑之執鄭氏曰今建立國泰大其勢必固相疑也下數被其殃上數爽

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拙

淮南王長居國驕恣盛暉稱制擬於天子六年謀反廢徙蜀道死親兄之子西鄉而擊

此指齊北王興居齊悼惠王子也今吳又見告矣天子

三年聞帝幸太原發兵反敗死

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
師古曰言侯最大也權力且下此者虛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

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
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

彼自丞尉以上備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
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洽黃帝曰日中必萋操刀

必割孟康曰萋音衛臣贊曰太公曰日中不萋是謂失
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師古曰此語

觀六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殞墮骨肉
之屬而抗割之也應劭曰抗其頭而割之豈有異秦之季

世辱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
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相之處將不合諸侯而臣

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
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

王趙貫高為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今此六七公皆亡
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

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師古曰併非
有及室之執以豫席之也臣贊曰言非有側室諸公幸

者廼為中涓其次屠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
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

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莫至溼也師古曰溼古德然其

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
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
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護者曰疏蔡謨曰護
可託言信越等以疏故反故其下句曰臣請試言其親
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
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
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虛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被誦
四事直以帝為不能非孝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
布衣昆弟之心慮亡帝制而天子自為者師古曰言
同皇帝之制度而禮爵人赦死辜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
而為天子之事禮爵人赦死辜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

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
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師

言驚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如淳曰馮無擇子
夫奏淮南厲王適啓其口比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

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
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
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既之變未知
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

朝解十二牛而亡刃不頓者師古曰頓所排擊剝割皆
衆理解也師古曰解支節至於體解之所師古曰解股

也言其骨大故頓斤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之主之亡

刃也權執法制之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眾體也

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

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誼前言隨骨肉之屬而抗到之無以異秦之季世今乃勸帝舍

芒刃而用斤斧何以自相戾耶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

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

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

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廼在二萬五千戶耳吳功少

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襄令

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今信越之

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

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

道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

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

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

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有細民且知其安故

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居半國使悼

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受祖之分地地盡而

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

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

入漢者為從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師古曰從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

王封內而犬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絕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其有罪黜其地皆入於漢故云瀕入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

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

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

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

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竒開章之計不萌應劭曰柴

與淮南王王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

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應

曰置遺腹朝委裘皆未有所知也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

陛下誰憚而又不為此按此天下之善謀也使文帝三十

數之則詭所謂斤斧者亦不必施矣至武帝始用王父

愷策令諸侯得推恩子弟分地侯而王後諸侯王之禍

熈然其弊也至於削弱已甚無以制外戚天下之執方

病大瘳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

屈信師古曰信讀曰伸一二指憊身慮三聊師古曰憊謂動而痛也失今

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瘳也又

苦踈盭師古曰踈古蹠字也音之石反足下曰蹠盭古疾字言足蹠反疾不可行也元王之

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

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徧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瘳也又苦踈盭可

為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
之首何也上也。癩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媯
侮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
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其責是臣
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
為國有人乎。非曾倒懸而已。師古曰曾讀曰世又類辟且病瘵
師古曰辟足病瘵風辟音壁瘵音肥夫辟者一面病瘵者一方痛今西邊
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張晏曰雖受高爵之賞猶將樂寇不得復除也
也。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侯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
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

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執既卑
辱而既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
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
大困於一縣之眾。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
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按新書此下陳三表五餌而史
見匈奴傳贊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
說而答其背。鄭氏曰說奄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舉
匈奴之眾。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
而搏畜兒。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此亦幾
失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

流涕者此也

被新書此下一節天子之相號為丞相諸侯列卿秩千石天子親號曰太后諸侯號亦曰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后天子高門曰同馬諸侯宮門為司馬天子車曰乘與諸侯車曰乘與是臣王非有相臨之分尊卑之經也云云此之不行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此太息之一而史削之

今民實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

之閑中

服虔曰閑賣奴婢闌

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

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緹以偏諸美

者繡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太賈嘉會召宴者以被

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

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

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

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奸也

文帝知富民而未知所以教之故其

大者借至此文帝不早定經制致使武帝以忿疾之心專以推一并兼為事是今日之容養適以格異時决裂之禍也証之言不見用惜哉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

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

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

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

如淳曰好為大語者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

猶曰毋為可為長大息者此也

此二太息也商君遺禮義棄

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公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毋取

箕帚立而諄語服虔曰諄猶罵也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師古曰併其舅

也併倨無禮甚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應劭曰稽計也相與計較

也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師古曰唯有利也其子而貪嗜財利

小異於禽獸也然并心而赴時猶曰歷六國兼天下蘇林曰歷首厥師古

曰歷謂技而取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

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殺掩寡智欺愚勇

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

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

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二制度棄禮誼捐廉耻日

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遂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

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西箱曰廟

無東西箱曰寢蓋謂塞兩廟之器如淳曰塞取也兩廟

書天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師古曰剽劫也矯偽者出幾十萬

石粟服虔曰言詐為文書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

國師古曰詠為詔令妄作賦敘其數甚多又詠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先至

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按是時張

蒼為宰相蒼故秦史故所知止此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

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

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

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

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

人之所設也臯陶謨天叙有典天秩有禮則君臣上下之分莫非天之所為也特勅之庸之則賴

乎人而已詎此言非是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脩則

壞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

管子患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

心哉或謂誼非尊管子見其學之不粹是不然管子之言誠切於治體者孟子尚取陽貨之言况管子乎

然又必柳子二維之說病管子是又不然禮義其統言所包者廣廉恥其專言所指者切亦猶孟子曰仁義忠

信天爵也忠信豈在仁義之外耶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

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二歲而社稷為虛師古曰虛

謂立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師古

曰幾讀曰稟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

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

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

猶度江河亡維楫師古曰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中流而遇風波船

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此三夏為天子十有餘世

而般受之般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

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

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

也古之王者天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

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

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惠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

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廼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貴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踈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惠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矣。師古曰：隲與踰同。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惠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

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
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
而不媿師古曰每被切嗟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
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
國老執醬而親餽之師古曰餽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
和師古曰鸞和步中采齊師古曰樂趣中肆夏師古曰
名趣讀曰趨趨疾步也凡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
此中者謂與其節相應也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
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父者以其輔翼太子有
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

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
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
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誅謗深計者謂之妖言
其視殺人若艾草管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
導之者非其理故也按景帝為太子以博局提殺吳太
之其接胡亥以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
誠最為深切也覆後車誠夫三代之所以長父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
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
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
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

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
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按誼欲選左右開以道術智誼之指而文帝乃使晁錯以術數教太子帝號能受諫者而於此失之可歎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此當為太息之四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

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且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暴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最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於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嚴之以法令道

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鼓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崇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立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

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此當為大息之五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陛二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

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辜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斃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師古曰。同姓伯父異姓伯舅。而今與衆庶同黥劓。則答馮棄市之法。蘇林曰。然則堂不亡。陛辱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無廼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工耻之心。辱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

以重法。謂投鼠而不忘器之習也。臣聞之。後雖鮮不加於枕冠。故不以首覆去。當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天束縛之。係媒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日。吾亦廼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擊面吞炭。師古曰。擊也。以去母

藥熏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辱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云：耻師古曰頓。隼詭云：節師古曰隼詭謂無志分。廉耻不立讀曰銳。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從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則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

亡耻俱有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

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

不謂不廉，曰簞簋不飾。師古曰簞簋所以盛飯也。方曰簞圓曰簋。坐汙穢淫

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

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師古曰罷讀曰疲。故貴大臣定有其

臬矣。猶未斥然，正以諄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

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整纓。鄭氏曰以毛

服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耳。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也。如淳曰水性平。若已

有正罪，君以平法治之。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

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繫而加也。其有大臬者，

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猝抑而刑之也曰
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
意嬰及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
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
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
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
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固扞敵之臣誠
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師古曰此言聖
人厲此節行以御羣下則人皆懷德戮力同心同
家安固不可毀狀若金城也尋其下文義可曉矣彼且
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

存之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

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

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

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是時丞相綽侯周勃免就

安獄治卒三季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讒上上深納其言

養臣下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

稍復入獄自箝成始呂成公曰誼之所論大抵以事

迹之可見者為先後緩急之次至於引君當道考則獨

關焉大史公曰賈誼晁錯明中商熟味此疏誦然有洙

泗典刑未見為申商者讀至諸侯王皆衆龍解等數語

而後知之孟子告萬章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
諸侯而誅之乎孔子孟之學蓋如此○按誼之書已經史
氏刪削非皆全文大抵書疏之載於史者多如是大臣
入獄景帝時周亞夫受刑則晁錯武帝初嘗嬰亦下獄
奪其爵大臣遭誣不敢自測而泯默以死故仲長統

曰曹誼感絳侯之困辱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以為常曾不之悟嗚呼悲夫然則誼所陳特漢法耳三代必不然也

董仲舒對賢良策一

本傳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進退容止非

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以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策歲月已見前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廼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廼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正其亂也

自非大仁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

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

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師古曰還讀曰

旋旋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按

學之道致知力行而已彊勉學問致知也彊勉行道力行也仲舒斯言可謂得聖賢要指矣道者所

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

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

作樂之時施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

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

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

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
王道雖微缺而管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
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
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
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
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
昔先王之德興樂初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
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
絕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
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

操持諱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

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

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

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言之辭也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復

歸也音扶目反此蓋受命之符也按仲舒之學粹矣然不能不惑於符命此其短也周公

曰復哉復哉師古曰周公親火烏之瑞乃曰復哉復哉復報也言周有盛德故大報以此瑞也亦

見今文泰誓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

至後世淫泆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

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

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

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
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
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
風小人之德山山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
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
鈞唯甄者之所為師古曰甄作瓦之人也鈞造瓦猶金
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綬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
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
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
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

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
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
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
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
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
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
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
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
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
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

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
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
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皇貴者始故為
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
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
正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
萬民殖五穀熟而山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
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
畢至而王道終矣此即大學所謂心正身脩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中庸所謂致中和而天地
位萬物育而仲舒得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
之其學可謂粹矣

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
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效之
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
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
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師古曰不
走音奏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
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立刑罰不能勝者其隄
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
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
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

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師古曰：循順也。順而行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行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為自恣苟簡之治。師古曰：苟謂苟於權利也。簡謂簡於仁義也。簡易乾坤之德，豈秦所行乎？顛與專同。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器頑，抵冒殊并。日：并突也。師古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器心不則德也。之經為頑，抵觸也。冒犯也。殊絕也。并，距也。冒讀如字。又

音莫克反。孰爛如此之盛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

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飾也。五者脩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冊之

董仲舒對賢良策二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尚咎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廼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

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闕天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爰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惶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

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
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
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
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
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
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按奢儉皆非中制，然與
之不詳，武帝後心
之啓未必不由此。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
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
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
則習之，學美則習之，習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

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
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
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
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
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
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
實效，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耻。
又好用僭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
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其衆，死者相望，而姦
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

而無耻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
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
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
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
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
之意而已。武帝徒聞而不尊徒知而不行此其受病之本故仲舒箴之願陛下因用
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
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
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
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

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
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二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
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
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
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
流。今吏既二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
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
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寘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
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
選郎吏又以富貴家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

職為差非謂積日愈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
賢材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
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
耻質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
守二十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一人以給宿衛
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
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
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
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
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

臣之罪公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瑳究之臣敢不盡愚
天子復
冊之

董仲舒對賢良策三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
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
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
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
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
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
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无私德施

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按此非學貴天人之際者不能言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

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今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豕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

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浸微浸滅，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晦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師古曰：謂從唐侯升天子之位。舜興於深山，孟子曰：舜耕於歷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

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音而身尊。此其浸明浸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知也。非明虛情性，察虛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慢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存。國十餘年，此其浸微浸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

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之弊
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
眊而不行師古曰眊不明也音莫報反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
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裒溢扶衰所遭之
變然也師古曰裒古救字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
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
王者有改制之名王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教周上
文者所繼之裒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
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
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

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

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愚按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言即中庸之意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

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

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

之文致師古曰致至極也用夏之忠者愚按致字當屬下句蓋

之夏忠則當極其用故曰致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主

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

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

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庶能勿失耳若廼論政事之得失

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
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
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
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正姦邪。民工盜
賊。國圖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
以古准今。豈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
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
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
去其角。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
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

於末。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
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
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
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聚其
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
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孟康曰。朘音指。謂轉。蹙音子。也。師古曰。指音宣。蹙音子。
反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美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
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
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
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

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也故公儀子相魯師古曰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文利虐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鄉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工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所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

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櫜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正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漢自

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降儒矣及仲舒對冊推
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
仲舒發之○程正公曰漢儒如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
然見道不分明○胡文定公曰董仲舒名儒也多得春
秋要義所對切中當世之病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其
功不在孟子下何謂緩而不切乎劉賈雖直非其匹此
○朱文公曰仲舒識得本源如云正心可以正朝廷如
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若陸宣公之論事
却精密第恐本原處不如仲舒○問賈誼與仲舒如何
曰誼有戰國縱橫之風仲舒儒者但見得不透○問仲
舒見道不明處曰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
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似
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云云又似
識得性善然是說得間界不分明端的又問性者生之
質如何曰不然性者
生之理氣者生之質

魏相脩國家便宜奏

本傳相明易經有師法好
樹漢故事又便宜章奏以
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
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朝錯董仲

奇等所言未請施
行之時元康年間

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
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
本趨末或有飢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
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
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
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饑遣諫大夫博士
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
租賦弛山澤陂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慰
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

事詔書凡二十三事

按先帝謂孝昭也說見昭帝詔下

臣謹案王法必

本於農而務積穀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三年平原勃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拯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踴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上施行其策

王吉言得失疏

本傳吉字子陽琅邪阜鄉人也郡吏卒孝廉為郎累遷為昌邑

中尉昌邑王廢得滅死髡為城旦起家復為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為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

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權重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時神爵元年也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推思世務將

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

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

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

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

之基也臣聞聖主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

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

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

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
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
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
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
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以
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任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
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君異政人殊服詐偽萌
生刑罰無極師古曰萌生其爭所簞撲日銷恩愛浸薄孔
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
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

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歐二世之民竊
之仁壽之域則俗倚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躋
見當出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師古曰財與裁
吉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太壽之萌也世俗嫁娶
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
多不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
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女則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也師古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也使男事女夫誑於婦
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
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

不畏死三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
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出
而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張晏曰子弟以
父兄任率多驕蹇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全益於民
此伐檀所為作也師古曰伐檀詩篇名刺不用賢也在魏國風也宜明選求賢
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
減樂府省尚方明視天下以儉師古曰視讀曰示古者工不造
瑇瑁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
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其指如此異也古遂謝病歸琅邪
邪○按漢世諸儒推董仲舒嘗以正心正朝廷為武帝
言自餘往往詳於政事而略於人君之身吉之所陳俱

有文未使宣帝能擢而置之輔相之列則所謂建萬世
之長策幸明主於三代之隆者要必有道帝乃視為迂
闊使之謝病免歸惜哉吉意以為之
下蓋史家撮其大指如此非本文也

匡衡上政治得失疏

本傳衡字稚圭東海人元帝初即位史高領尚書事

辟衡為議曹史薦衡於上以為郎中博士給事中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云云○時永光二年

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
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
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
奸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應入獄此殆導
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

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緩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
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耻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
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
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
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
有朝廷者天下之損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
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
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主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
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主則下
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

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
本禮讓而上克暴或技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執故
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
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
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
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
畜聚大王躬仁邠國豐稔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
已今之偽薄技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
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
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

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
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公長安天子之
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
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
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湯善惡有以
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
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
連年飢饉百姓之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
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

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羅珠崖偃武行文將
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
不欣欣入自以將見太平也臣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
之飾考制度脩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
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繫白之士昭
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
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今海內昭然咸見本
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
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按衡之論美矣然方是時恭
顯用事遂堪猛殺賈捐之儻

對略不及此雖有近忠
正遠邪佞之言何益哉

臣衡論治性正家疏

元帝時衡為光祿大夫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又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衡復上疏云云時永光五年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
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
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
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
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
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
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至揚先帝之
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

復復之

師古曰下復音扶目反

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

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

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

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

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

有餘而強其所不足

愚按此所謂性蓋指氣稟而言非天命之性也蓋聰明疏

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強者戒

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

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

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
下戒所以崇聖德按衡此論甚善然元帝之失正在於溫良少斷若於汎陳之後又切言之則庶乎其有益矣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
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
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之道衰
莫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
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
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祔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
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
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

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
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
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
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
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衡為少傅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

言多法義之事以為公卿由是為光祿卿御史大夫

匡衡戒妃匹勸經學疏

建昭初代韋玄成為丞相元帝崩成帝即位衡

上疏云云時竟寧元年

曰陛下夷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
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觀陛下雖聖性得之

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粦粦在戒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
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
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
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大上者
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
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
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
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
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空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
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

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
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
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
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
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
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
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
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
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類也舉錯動作物
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

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
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
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廼歸故萬
國莫不獲賜祉福家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
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
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
其言按衡之奏對本於經術故在漢儒中論議最為近
理可為仲舒之亞惜不能充其所享故德行事業
皆无足觀。以

上論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七

聖